

东坡文钞引

1 予少谓苏子瞻之于文、李白之于诗、韩信之于兵，天各纵之以神仙轶世之才，而非世之问学所及者。及详览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张方平、滕甫谏兵事等书，又如论徐州京东盗贼事宜并西羌鬼章等札子，要之，于汉贾谊、唐陆贄，不知其为何如者。朱晦庵尝病其文不脱纵横气习，盖特其少时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为两制，及谪海南以后，殆古之旷达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获罪，卒不能安于朝廷之上，岂其才之罪哉？

2 予录其制策二首，上书七首，札子十四首，状十二首，表、启二十七首，与执政及友人书二十二首，论七十首，策二十五首，序、传十首，记二十六首，碑六首，铭、赞、颂十五首，说、赋、祭文、杂著十五首，厘为二十八卷。

归安鹿门茅坤题

东坡文钞·目录

东坡文钞引

卷一百十七 东坡文钞一 [制策]

御试制科策一道 并策问…………… (1)

拟进士对御试策一道 并引状…………… (14)

卷一百十八 东坡文钞二 [上书]

上神宗皇帝书…………… (23)

卷一百十九 东坡文钞三 [上书]

再上皇帝书…………… (44)

上皇帝书…………… (47)

徐州上皇帝书…………… (48)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54)

代滕甫论西夏书…………… (59)

代滕甫辩谤乞郡状…………… (62)

卷一百二十 东坡文钞四 [札子]

议学校贡举札子…………… (65)

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
…………… (69)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 (70)

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 (73)

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
…………… (77)

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 (79)

卷一百二十一 东坡文钞五 [札子]

论魏王在殡乞罢秋宴札子…………… (81)

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 (82)

奏内中车子争道乱行札子…………… (84)

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 (85)

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 (87)

乞郡札子…………… (95)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一…………… (98)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 (99)

卷一百二十二 东坡文钞六 [状]

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104)

转对条上三事状…………… (107)

荐宗室令畴状…………… (110)

奏马澈不当屏出学状…………… (112)

论河北京东盗贼状…………… (113)

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 (119)

卷一百二十三 东坡文钞七 [状]

谏买浙灯状…………… (123)

奏浙西灾伤第一状…………… (125)

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
行下状…………… (129)

乞开杭州西湖状…………… (131)

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134)

杭州召还乞郡状…………… (137)

卷一百二十四 东坡文钞八 [表][启]

谢除龙图阁学士表…………… (142)

谢宣召入院表…………… (143)

杭州谢放罪表…………… (144)

谢复官提举玉局观表…………… (145)

谢赐衣袄表…………… (145)

到昌化军谢表…………… (146)

谢赐对衣金带马表…………… (147)

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 (147)

谢除兵部尚书赐对衣金带马表…………… (148)

谢兼侍读表…………… (149)

谢赐对衣金带马表…………… (149)

谢赐对衣金带马表二…………… (150)

杭州谢上表…………… (151)

谢南省主文与欧阳内翰启…………… (151)

谢应中制科启…………… (153)

谢贾朝奉启…………… (154)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155)

贺韩丞相再入启…………… (156)

谢馆职启…………… (157)

谢王内翰启…………… (159)

贺韩丞相启	(160)	卷一百二十八 东坡文钞十二 [论]	
定州到任谢本路监司启	(161)	武王论	(226)
答陈提刑启	(162)	平王论	(228)
答彭贺州启	(162)	始皇论一	(230)
答王承议启	(163)	始皇论二	(233)
答王幼安宣德启	(164)	汉高帝论	(235)
登州谢两府启	(164)	魏武帝论	(237)
卷一百二十五 东坡文钞九 [书]		鲁隐公论一	(238)
上富丞相书	(166)	鲁隐公论二	(241)
上曾丞相书	(169)	宋襄公论	(242)
上刘侍读书	(171)	卷一百二十九 东坡文钞十三 [论]	
上韩太尉书	(173)	伊尹论	(245)
上王兵部书	(174)	周公论	(246)
上梅直讲书	(176)	管仲论一	(248)
黄州上文潞公书	(177)	管仲论二	(251)
与章子厚书	(179)	范文子论	(253)
应制举上两制书	(182)	范蠡论	(255)
卷一百二十六 东坡文钞十 [书]		伍子胥论	(256)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186)	孙武论一	(257)
上文侍中论榷盐书	(188)	孙武论二	(259)
上蔡省主论放欠书	(191)	卷一百三十 东坡文钞十四 [论]	
答毕仲举书	(193)	乐毅论	(262)
答张文潜书	(194)	商君论	(263)
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	(195)	战国任侠论	(265)
答黄鲁直书	(196)	范增论	(267)
答秦太虚书	(197)	留侯论	(269)
与李方叔书	(200)	贾谊论	(271)
答谢举廉书	(201)	晁错论	(273)
答刘沔书	(203)	霍光论	(274)
答李端叔书	(204)	诸葛亮论	(276)
答史讽书	(206)	卷一百三十一 东坡文钞十五 [论]	
卷一百二十七 东坡文钞十一 [论]		孔子论	(278)
正统论上	(208)	子思论	(280)
正统论中	(209)	孟轲论	(282)
正统论下	(211)	荀卿论	(283)
秦论一	(213)	韩非论	(285)
秦论二	(215)	扬雄论	(286)
大臣论上	(217)	韩愈论	(288)
大臣论下	(218)	卷一百三十二 东坡文钞十六 [论]	
思治论	(220)	《书》论	(291)

《礼》论	(293)	无责难	(360)
《春秋》论	(295)	无沮善	(362)
《中庸》论上	(297)	敦教化	(364)
《中庸》论中	(298)	卷一百三十七 东坡文钞二十一 [策]	
《中庸》论下	(300)	省费用	(367)
续欧阳子朋党论	(302)	蓄材用	(370)
续《楚语》论	(304)	练军实	(372)
卷一百三十三 东坡文钞十七 [试论]		劝亲睦	(375)
刑赏忠厚之至	(307)	均户口	(377)
重巽以申命	(308)	较赋役	(379)
孔子从先进	(310)	去奸民	(381)
《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312)	卷一百三十八 东坡文钞二十二 [策]	
儒者可与守成	(314)	倡勇敢	(384)
物不可以苟合	(315)	定军制	(386)
形势不如德	(317)	教战守	(389)
刘恺丁鸿孰贤	(318)	策断上	(391)
礼以养人为本	(320)	策断中	(394)
卷一百三十四 东坡文钞十八 [论解]		策断下	(397)
郑伯克段于鄢 隐元年	(323)	卷一百三十九 东坡文钞二十三 [序]	
用郊 成十七年	(324)	[传]	
会于澶渊宋灾故 襄三十年	(326)	《范文正公文集》序	(401)
黑肱以滥来奔 昭三十一年	(327)	《六一居士集》序	(403)
《小雅》周之衰 襄二十九年	(328)	田表圣奏议序	(405)
大夫无遂事 庄十九年 又僖三十年	(329)	《龟绎先生诗集》序	(406)
定何以无正月 定元年	(331)	《乐全先生文集》序	(407)
犹三望	(332)	《王定国诗集》序	(409)
观过斯知仁	(333)	《钱塘勤上人诗集》序	(410)
君使臣以礼	(335)	送水丘秀才序	(412)
卷一百三十五 东坡文钞十九 [策]		方山子传	(412)
策略一	(337)	陈公弼传	(414)
策略二	(338)	卷一百四十 东坡文钞二十四 [记]	
策略三	(342)	仁宗皇帝飞白御书记	(420)
策略四	(345)	南安军学记	(421)
策略五	(347)	醉白堂记	(423)
卷一百三十六 东坡文钞二十 [策]		墨妙亭记	(425)
专任使	(351)	墨君堂记	(426)
厉法禁	(353)	灵壁张氏园亭记	(428)
抑侥幸	(355)	王君宝绘堂记	(429)
决壅蔽	(357)	李氏藏书房记	(431)
		张君墨宝堂记	(432)

放鹤亭记	(434)	九成台铭 并序	(475)
文与可画筼筻谷偃竹记	(435)	择胜亭铭	(476)
《石氏画苑》记	(437)	汉鼎铭 并序	(477)
卷一百四十一 东坡文钞二十五 [记]		徐州莲华漏铭 并序	(479)
盖公堂记	(439)	梦斋铭 并序	(480)
庄子祠堂记	(440)	文与可飞白赞	(481)
李太白碑阴记	(442)	延州来季子赞 并序	(481)
眉州远景楼记	(442)	王元之画像赞 并序	(482)
喜雨亭记	(444)	王仲仪真赞 并序	(484)
凌虚台记	(445)	韩干画马赞	(485)
超然台记	(447)	三马图赞 并序	(485)
游桓山记	(448)	磨衲赞 并序	(487)
石钟山记	(449)	十八大罗汉颂	(488)
大悲阁记	(450)	卷一百四十四 东坡文钞二十八 [说]	
安国寺大悲阁记	(452)	[赋][祭文][杂著]	
四菩萨阁记	(454)	稼说 送张琥	(493)
众妙堂记	(455)	刚说	(494)
清风阁记	(456)	前赤壁赋	(495)
卷一百四十二 东坡文钞二十六 [碑]		后赤壁赋	(497)
宸奎阁碑	(458)	祭欧阳文忠公文	(498)
上清储祥宫碑	(459)	祭魏国韩令公文	(499)
广州资福寺罗汉阁碑	(462)	问养生	(500)
潮州韩文公庙碑	(463)	日喻	(501)
表忠观碑	(466)	明正 送于伋失官东归	(503)
司马温公神道碑	(468)	太息 送秦少章	(504)
卷一百四十三 东坡文钞二十七 [铭]		药诵	(505)
[赞][颂]		传神	(506)
三槐堂铭 并序	(473)	《六一居士传》后	(507)
德威堂铭 并序	(474)	书《黄子思诗集》后	(508)

已矣。陛下深居法宫之中^[28]，其忧勤而不息耶？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耶？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世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5 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雨。故太祖、太宗之世^[29]，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与朝夕议论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

6 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事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

7 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整，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入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土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中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8 天下所谓贤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馀；而其既用也，则常若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30]，其相与问答百馀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馀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问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问我，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己，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9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

10 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则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整乎？

11 “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则无不听矣。

12 “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31]。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人障也^[32]。朝廷置灵武于度外^[33]，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不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34]，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35]，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

13 所谓“利人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14 “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蒐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

15 “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36]。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使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

16 “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礼乐既兴之所用，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责其胥让，将以息讼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趋也，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从而罚之乎？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为赏罚者，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欤？夫禁防未至于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濫，而吏不知惧者，不论其能否，而论其久近也。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以此也。

17 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一理析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噏，噏之气冷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则

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淫雨大水，犹人之嘘而不能噏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荡然与天下为咻煦温暖之政，万事情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噏，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

18 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入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于诸儒欲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极附益而为六^[37]。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眚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元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禁社伐鼓^[38]，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39]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救变如《左氏》之说乎^[40]？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41]，固君子之所无疑也。

19 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表则，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粱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

20 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撙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撙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撙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42]。

21 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探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海内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则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43]，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肉刑^[44]，而易之以髡笞^[45]，髡笞不足以惩其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46]，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宴安，彻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47]。

22 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窃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48]，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49]，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23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洪质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50]。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

其后裴延龄、皇甫湜，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洪质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51]，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

24 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52]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53]。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54]，则市不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

25 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诮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诮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55]。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56]，矻矻乎难以入，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入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懣，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谨对。

茅坤评曰：“制科策亦随问条答，在长公亦未尽所欲言，而中间持议大较多通达国体，非经生所及。”

【注释】

[1] 大统：帝位。 [2] 休烈：盛美的事业。 [3] 簠：背弃，违离。 [4] 庠序：古代地方所设的学校，与帝王的辟雍、诸侯的泮宫等大学相对而言。后泛指学校。 [5] 礼乐：礼与乐的合称。礼，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乐，音乐，五声八音的总名。 [6] 虞、芮：春秋时虞国和芮国。虞在河东大阳县（今山西平陆），芮在冯翊临晋县（今陕西大荔）。《史记·周本纪》：“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祇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 [7] 成：周成王。周武王子，姬诵。康：周康王。周成王子，名釗。他曾命令毕公，重新检查住在洛阳的殷商百姓。旧史称成康之际，刑措不用达四十余年，美化为周朝盛世。

[8] 五事：指古代统治者修身的五件事。宋王安石《临川集》六十五《洪范传》：“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五事以思为主，而貌最其所后也。” [9] 六沴：指六气不和。气不和而相伤为沴。六气，天地四时之气。 [10] 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原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宣帝时任散骑谏大夫，成帝时更名向，任光禄大夫。著有《洪范五行传》等。

[11] 吕氏：吕不韦（公元前？～前235年）。秦阳翟的大商人。在赵都邯郸遇见秦公子子楚为人质于赵，以为奇货可居。入秦为子楚活动，使得归嗣位，为秦庄襄王。因以吕不韦为相，封文信君。秦始皇年幼即位，尊吕不韦为仲父，主政。因嫪毐获罪牵连，罢官，流放四川，途中自杀。曾命门

客编撰《吕氏春秋》一书。 [12] 五行：水、火、木、金、土，古代称构成各种物质的五种元素。

[13]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 [14] 正阳：农历四月。一说正阳为四月和十月。 [15] 孝文：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年），汉高祖子。高祖平代地，立为代王。吕后死，周勃等平诸吕之乱后，迎立为帝。提倡农耕，免农田租税凡十二年，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故全国经济渐次恢复，政治稳定。旧史与其子景帝两代并称为文景之治。 老子：即老聃。春秋战国时楚国苦县人。曾为周藏书室史官。相传著《老子》（又名《道德经》）五千馀字。 [16] 孝武：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汉景帝子。承文景之治，对内实行政治经济改革，对外用兵，开拓疆土。尊儒术，倡仁义，罢黜百家。在位时，为前汉一代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极盛时期。但迷信神仙，大兴土木，急征敛，重刑罚，连年用兵，国内虚耗，人口减半。 [17] 周公：姬旦。周文王子，辅助武王灭纣，建周王朝，封于鲁。武王死，成王幼，周公摄政。管叔、蔡叔挟殷的后代武庚作乱。周公东征，平定其乱。周代的礼乐制度相传都是周公所制定。 国风：《诗经》的组成部分。由《周南》、《召南》、《邶风》等十五部分组成，称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

[18] 宣王：周宣王名静（公元前？~前782年）。厉王子。曾北伐獯豸，南征荆蛮、淮夷、徐戎。旧史称为中兴。 小雅：《诗经》的组成部分。七十四篇。大抵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 [19] 冢宰：周代官名。为六卿之首。一称大宰。后世也称吏部尚书为冢宰。 [20] 宰相：官名。宰是主持，相是辅佐的意思。旧时以对君主负责总揽政务的人为宰相。但历代均另有正式官名。如秦、西汉以相国或丞相为宰相，而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东汉则司徒等于丞相；魏晋以后，以中书监、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以及重要的将军各官参与政务者为宰相；隋唐定制，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仆射）为名义上的宰相，从此相沿；宋代直接以“同平章事”的职衔为宰相的官称，与次一等的“参知政事”合称宰执。 度支：官名。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 [21] 陈平（公元前？~前178年）：汉阳武人。秦末农民起义，初从项羽，后归刘邦。有谋略，积功任护军中尉，封曲逆侯。惠帝时为左丞相，吕后徙为右丞相。后与周勃合力尽诛诸吕，迎立文帝，卒安汉朝。 内史：官名。西周始置，或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掌管著作简册，策命诸侯卿大夫，以及爵禄的废置。春秋沿置。秦置以掌治京畿地方，相当于后世的京兆尹。西汉初年封诸侯王，国内置内史，掌民政，历代沿置，至隋始废。隋改中书省为内史省，中书令为内史令。 [22] 圉法：流通钱币的方法。 九府：周代掌管财物的九种官。即大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 [23] 乐语：文体名。自宋以来，宫廷演剧，命词臣作乐语，使伶人歌唱。先为对偶韵文，后附以诗，也有不附诗者。 五均：古代管理市场物价的官署。 [24] 子大夫：大夫的美称。 [25] 公卿：三公九卿。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周代一说指司马、司徒、司空，一说指太师、太傅、太保。西汉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三公。唐宋沿袭此称，但已无实际职务。九卿，秦、汉通常以奉常（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大鸿胪）、宗正、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为九卿，实即中央各行政机关的总称。魏晋以后，设尚书分主各部行政，九卿专掌一部分事务，任职较轻。 [26] 齐桓：齐桓公。春秋时齐侯，五霸之一。名小白。周庄王十一年因兄襄公暴虐，去国奔莒。襄公被杀，归国即位。任管仲为相，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其身为盟主。 [27] 唐代宗：唐朝皇帝李豫（公元726~779年），唐肃宗李亨子，公元762~779年在位。 [28] 法官：帝王处理政事的宫殿，即正殿。 [29] 太祖：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976年）。涿州人。宋王朝的建立者。后周时任殿前点检，领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于显德七年发动陈桥兵变，取代后周帝位，国号宋，先后平定荆南、南汉、江南等处，结束五代五十多年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原。 太宗：宋太宗，原名匡义，后改名光义，即位后改名炅（公元939~997年）。宋太祖弟。太祖死，以晋王继位，平定南唐、吴越、北汉，统一全国。但在对辽战争中一再失利。 [30] 武王：周文王子姬发。起兵伐商纣王，与纣战于牧野，灭殷。建立周王朝，分封诸侯，都镐。 太公：太公望。周初东海人，姜姓，吕氏，名尚。相传钓于渭滨，周文王出猎相遇，与语大悦，同载而归，说：“吾太公望子久矣！”因号为太公望，立为师。武王即位，尊为师尚父。辅佐武王灭殷，周朝既立，封于齐，为齐国始祖。 [31] 北狄：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 西域：指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的广大地区。其称始于汉朝，后世泛指葱岭以西各国。 [32] 夏人：西夏人。宋时党项羌族建立政权，国号大夏，史称西夏。公元1038~1227年，据有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青海东北及内蒙部分地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 [33] 灵武：一为县名，汉时故城在宁夏新城县西北，隋时在今宁夏平罗县东北。一为郡名，治所即今宁夏灵武县。 [34] 契丹：

我国古民族名。为东胡族的一支，居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一带，以游牧为生。北魏时自号契丹，分属八部。唐末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契丹国，自称皇帝。后改国号为辽。 [35] 秦：古国名。嬴姓，周孝王封伯翳之后非子为附庸，与以秦邑。秦襄公始立国，至秦孝公，日益富强，为战国七雄之一。春秋时，奄有今陕西省地，故习称陕西为秦。

[36] 吏部：官署名。东汉始由常侍曹改为吏曹，又改为选部，魏、晋以后称吏部。隋、唐列为六部之一，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长官为吏部尚书。历代相沿不改。

职司：主管其事的官员。 [37] 皇极：帝王统治的准则。 [38] 崇：音荣。古代禳除灾害之祭，临时圈地，以芳草捆扎，围成祭祀场所。 [39] “乃季秋月朔”五句：载于《尚书·胤征》。 [40] 左氏：书名。即《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的省称，也称《左传》。编年体春秋史，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左丘明撰，记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四年间二百六十年史事，保存了一些古代传说。 [41] 仲尼：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学说以仁为中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其思想成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本人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至圣先师。 [42] 曹参（公元前？～前190年）：汉初沛县人。秦末为沛县狱吏。佐刘邦，灭项羽，封平阳侯。惠帝时继萧何为相，以无为为治，一遵萧何的法规。史称萧规曹随。 逋逃：指逃亡的罪人。 [43]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汉洛阳人。以年少能通诸家书，文帝召为博士，迁太中大夫。他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又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大臣所忌，出为长沙王太傅，迁梁怀王太傅而卒。 [44] 肉刑：残害肉体的刑罚。古代有墨、劓、剕、宫等种类。 [45] 髡：古剃发之刑，剃去罪犯头发。 笞：古代五刑之一，用竹板或荆条打人背部或臀部。 [46] 方士：方术之士。指古代求仙、炼丹、自言能长生不死的人。起源于战国齐、燕滨海地区，至秦汉以后渐盛。 [47] 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762年）。睿宗李旦子。即位后用姚崇、宋璟为相，国内比较稳定，旧史称开元之治。晚年倚任李林甫、杨国忠，吏治腐败，镇守各地的边将，形成割据势力。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次年攻破长安，隆基逃到四川。诸将拥立太子李亨（肃宗）为帝，奉隆基为太上皇。 [48] 后稷：周的先祖，相传他的母亲曾欲弃之不养，故名弃。为舜农官，封于邰，号后稷，别姓姬氏。 公刘：古代周部族的祖先，相传为后稷的曾孙。《诗经·大雅》有《公刘》篇。 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周武王的父亲，殷时诸侯，居于岐山之下，受到诸侯拥护，曾被商纣王囚于羑里。后获释，为西方诸侯之长，称西伯。迁都于丰。子武王起兵伐纣，灭殷，建立周王朝。 [49] 季札：春秋时吴公子。吴王寿梦的季子，寿梦欲传位于，辞不受。封于延陵，故称延陵季子。鲁襄公二十九年，历聘鲁、齐、郑、卫、晋等国，当时以多闻著称。 [50] 郎官：汉称中郎、侍郎、郎中为郎官。自唐以来指郎中员外。 [51] 李德裕（公元787～850年）：唐赵郡人，字文饶，父李吉甫为宰相，以荫补校书郎。历仕宪、穆、敬、文、武诸朝，为李党首领，与牛僧儒、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争斗激烈，旧史称“牛李党争”。武宗时自淮南节度使入相，力主削弱藩镇。执政六年，进太尉，封卫国公。宣宗立，贬潮州司马，再贬崖州司户，卒于贬所。 [52] 召穆公：邵穆公。姓姬名虎，召公奭的后代，周的卿士。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宣王命他领兵沿江汉出征。 [53] 义仓：地方公共储粮备荒的粮仓。也作“义廩”。 [54] 国均：国家的重臣。 [55] 女谒：通过宫廷嬖宠的女子进行干谒请求。 [56] 谏官：掌谏诤的官员。其设历代不一，如汉唐有谏议大夫，唐又有补阙、拾遗，宋有左右谏议大夫、司谏、正言等。 御史：官名。春秋战国时为诸侯王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秦置御史大夫，职副丞相，位甚尊，并以御史监郡，遂有弹劾纠察之权。汉以后职衔有变化。唐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至明清仅存监察御史，分道行使纠察。

【译文】

1 皇帝如果说：朕继承祖宗的帝位和先帝盛美的事业，深思自己寡闻愚昧，不察事理，立志勤政，但道路遥远，政治的清明安定不能更进一步，早起晚睡，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朕的德行有没有达到的地方，教化有没有被人信服的地方，有缺点的政事还很多，和睦的风气或有背弃。田野虽然开辟出来，但是百姓多无法为生。边境虽然安定，但是军队不能撤回。利息和应交纳的赋税已经索取，但是不必要的开支更大。军队繁多而没有使他们熟练，官吏繁多而没有使他们安定。学校接连兴建，礼乐却没有完备。住户缺少可以树立的习俗，士人忽视互相谦让的礼节。这

是诉讼在虞国和芮国没有停息，刑罚没有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施行的原因。朕猜想在位的不把教化作为中心，管理百姓的多因法令条文而被束缚。禁止、防范的事情繁多，百姓不知道避免。分级进职的法令宽滥，官吏不知道惧怕。被拘囚的人多，发愁叹息的人不少。多年以来，灾异几次出现。六月壬子，在初一这天日食。久雨超过季节，暖气不来效力。长江黄河溃堤决口，众多河流河水奔腾溢出。常想那些灾祸，在我来说深刻而切实。灾变不是凭空发生的，是因政事而产生的。君王在修身的五件事上的过失，六气不和而相伤的出现，是刘向所注释、吕不韦所记载过的，五行怎样研究才掌握它们的特点？四季如何运行才顺应它们的节令？不是正阳之月，敲鼓救灾，难道合乎经书吗？正当盛夏的时候，给囚犯判决重罪，难道在古代能考察到吗？国都，是中原各诸侯国的表率，帝王教化的渊源，各种工匠过度奇巧没有禁令，豪强大族行为过分不合法度。治理应当先治理皇宫，有人说，用什么来治理国都？政事放在揭发奸邪的人上，有人说，不能搅扰诉讼和交易买卖。推寻前代，探察施政的事迹、政绩：汉文帝崇尚老子，而天下财货充足；汉武帝采用儒术，而四海空虚，财货耗尽。主张不是有弊病，治理得为什么不同？帝王政治的由来，表现在诗歌思想上：周公的《豳》诗，是讲帝王的基业，而把它系属《国风》；周宣王北伐，是件大事，而把它记载在《小雅》。周朝用冢宰控制国家的开支，唐朝用宰相兼任度支。钱粮，是重大的事情；军队，是多数的人。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向内史询问？韦洪质说，不应当由宰相兼任？金钱货币的制作，轻重的互相权衡；按官职等级赐给臣下的仪物和俸禄的差别，虚实的互相调治；水灾旱灾钱粮蓄积的事前准备；边境守卫防御的计谋策略；流通财币的方法有九府的名目；伶人歌唱乐语有五均的道理。使人民富裕使国家强盛，尊重国君尊重朝廷。消除灾害引来吉祥，改去轻薄的采用厚重的金钱货币。这些都是前代急需办理的政事，当今的重要事务。大夫们还是尽心尽意地陈述，不要惧怕今后的祸害。

2 臣谨慎地对答说：臣听说天下没有事，那么公卿的话比鸿毛还轻；天下有事，那么平民的话也比泰山还重。不是聪明有不能做的事，而是英明有看不清楚的地方，缓急的形势不同。当其没有事时，即使齐桓公深信他的臣子，管仲深得他的国君信任，在握着手叮咛之中，将要死去时深切地悲伤的话，却不能除去国君区区的三个宫中小臣。到其有事而且危急时，即使唐代宗平庸、程元振当权，柳伉地位低下而且关系疏远，却凭一句话让他进入朝廷，不到一早晨就去掉国君的心腹之患。在没有事的时代说这种话的人，能有改变和作为，但常常因不被信任担忧。在有事的时代说这种话的人，容易因此被信任，但常常因来不及有改变和作为担忧。这是忠臣志士深切悲伤的原因，天下人离乱逃亡相互寻找的原因，国君不醒悟的原因。现在陛下处在长期积累的安定的时代，乘着牢固得不可拔除的势头，拱手垂裳而治，而天下人闻风仰慕；内心有所感动而表现在面容上，面色一改变，而海内人就震惊恐惧。即使有一件事情失常，一个东西得不到，本来也不能够使陛下忧愁。所谓亲自策问贤良之士，只是用来应付旧日的典章制度罢了。难道认为臣的话是真的能够对陛下有触动吗？虽然如此，但是国君用名义来寻求对内对外的政策，臣按实情来应对国君的策问。陛下为的是名义，臣岂敢不为的是实情。

3 伏着想皇帝的策问有想到祖宗先帝大业的重要，而自己处在寡闻愚昧的状态中，以为“立志勤政，但道路遥远，政治的清明安定不能更进一步”的内容。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时间上经过三十多年，经历事变，明白真假，不是不成熟了。而“政治的清明安定不能更进一步”，即使臣也怀疑。然而以为“立志勤政，但道路遥远”，那么即使臣愚蠢到极点，也没敢认为明诏是对的。志向有不勤政的而道路没有遥远的。陛下如果知道勤政了，那么天下的事，明明白白没有不都兴办起来的，又哪里用得着询问臣呢？现在还用道路遥远来发感叹，那么，这是陛下不知道勤政。

4 请允许臣谈谈勤政的学说。自然界按日运行，所以强健；太阳月亮按日运行，所以明亮；江河按日流动，所以不干涸；人的四肢按日活动，所以没有疾病；器具按日使用，所以不蛀蚀。天下像个大器具，长久放置不使用，就委靡不振放弃正业，一天天趋于破败罢了。陛下深处正殿之中，难道为勤政担忧得不休息吗？臣不能知道。难道安逸地无为而治吗？臣不能知道。然而知道道路遥远的感叹是由于陛下不勤政的原因，是因为确实看见陛下因天下很大，要减轻赋税，那么财用就不够，要使四方夷人害怕，那么军队又不强大，要兴利除害，那么又没有适当的人，要勉励振奋当代的一般人，那么又没有适当的才具，大臣不过遵守采用旧日的典章制度，小臣不过谨慎地遵守官署文书，上下相处没有冲突，来苟且度时光。这是世人胡乱议论陛下不勤政的原因。

5 臣又私下听说，自近年以来，大臣向君王上书言事，陛下没有追问，只是认为合宜。臣最初听说，就很害怕，以为不真实，到退朝后观看他们呈献的奏章，那么臣也不敢说不真实了。为什么呢？国君的话，与士人和庶民不相同。话从口中说出，而向四方传播，比风而迅速。所以太祖、太宗的时代，天下都背诵他们的言语，把它们作为出人头地的工具。现在陛下震怒而予以谴责的人，是什么人？合乎圣意诱惑陛下而让他进朝廷做官的人，是什么人？与陛下朝夕议论深谈的人，是什么人？被超越等次召见问讯的人，是什么人？四种人，臣都没有听说过。这是臣胡乱地议论陛下不勤政的原因。

6 臣希望陛下把天下的事情分条列出，其中大事有几件，可以任用的人有几个。某件事没有处理，某个人没有任用，鸡叫就起床，说：我今天做某件事，任用某个人。将来的某一天又说：我做的某件事，那件事果真做成了吗？任用的某个人，那个人果真发挥了才能吗？像这样勤勉不怠地不违背本意，摒除音乐女色，放逐、疏远阿谀奉承的人，亲近贤能通达的人，远观古今，凡是这些，都是勤政的实事，而道路怎么会遥远呢？

7 伏着想皇帝的策问有“早起晚睡，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朕的德行有没有达到的地方，教化有没有被人信服的地方，有缺点的政事还很多，和睦的风气或有背弃。田野虽然开辟出来，但是百姓多无法为生。边境虽然安定，但是军队不能撤回。利息和应交纳的赋税已经索取，但是不必要的开支更大。军队繁多而没有使他们熟练，官吏繁多而没有使他们安定。学校接连兴建，礼乐却没有完备。住户缺少可以树立的习俗，士人忽视互相谦让的礼节。这是诉讼在虞国和芮国没有停息，刑罚没有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施行的原因。朕猜想在位的不把教化作为中心，管理百姓的多因法令条文而被束缚。禁止、防范的事情繁多，百姓不知道避免。分级进职的法令宽滥，官吏不知道惧怕。被拘囚的人多，发愁叹息的人不少”。凡是这些陛下所担忧的几十件事，臣都能替陛下一个一个地举出来而且详备地谈一谈。虽然如此，但是没有敢替陛下谈。为什么？陛下果真得到驾御臣子的策略、手段，而且牢固地掌握它，那么从前所担忧的几十件事，都可以把它们抛给大臣，而自己不参与。现在陛下见识短浅地把从前的几十件事作为自己的担忧，那么这是陛下还没有得到驾御臣子的策略、手段。

8 天下所说的贤人，陛下已经得到而且任用了。当他们没被任用时，常常好像有多余；而他们已被任用时，就常常好像不够用。这难道是因为他们的才能有变化吗！古时候任用人，日夜向他们提出策问。周武王任用姜太公，他们一起问答一百多万言，现在的《六韬》，就是这些问答。齐桓公任用管仲，他们一起问答，也有一百多万言，现在的《管子》，就是这些问答。古时候的国君，他们用来反复向他们的臣子追根寻源的问题就如此。现在陛下默默地听任他们施为，那么那些从前所担忧的几十件事没有机会兴办了。古代的忠臣，他们接受任命时，一定事先自己考虑：我能办这事了吗？考虑能办这事时，就又说：我的国君能忘我地任用我吗？能够不因为小

人疏远我吗？考虑国君能忘我地任用我，能不因为小人疏远我，这样之后才接受任命。既接受任命了，就以身体担负天下的责任而不推辞，享受天下的好处而不惭愧。现在对内不考虑自己，对外不考虑国君，而轻易地接受任命。接受任命，而众人不赞许时，就引身而要求离开朝廷。陛下又说好话而送走他，为他增加优厚的俸禄而安慰他。引身而要求辞职的人，如果不是果真廉洁而有谦让的话，就是求得国君宠爱来巩固自己地位，是自己表明那不是我想留下来逃避诽谤，是不能办好那些事而把它的祸患遗留给后人。陛下为什么听任他们呢？臣所以说：陛下没有得到驾御臣子的策略、手段。

9 至于说到“德行有没有达到的地方，教化有没有被信服的地方”，这些确实达不到。使百姓感激，一定有用来显示他使百姓感激的情形；教化百姓，一定有用来显示他教化百姓的情况。使百姓感激的情形，没有什么比减轻赋税显著；教化百姓的情况，没有什么比除去杀戮显著。这两方面，现在都没能达到。所以说：确实达不到。

10 以为选举重要，却不选取有才能德行的人；认为官吏众多，却不考验官吏的成绩；以为农商互相排挤，官府在丰年以平价购存粮食，以备荒年平价出售的法律却不建立；以为贫富互相役使，占有田地的数量却没有限制。天下有缺点的政事，就没有什么比这些更大了。而和睦的风气哪里能不背弃呢？

11 “田野开辟出来”，是百姓富足的途径。他们无法为生，就是因为地方官吏统治百姓政策有错误。然而臣听说天下的百姓，常常偏聚一方而分布不均。吴郡、蜀郡有能耕种的人，但没有适当的土地；荆州、襄阳有可耕种的土地，但没有适当的人。由此看来，田野也不能说全部开辟了。按吴郡、蜀郡、荆州、襄阳的相互对比，而挨饿受冻的百姓始终不能离开狭小的地方而趋向广大的地方，世人以为是怀念故乡难于迁移，是错误的。行路的人无法互相聚在一起，就不能行路；定居的人无法互相友爱，就不能定居。如果按辈迁移挨饿受冻的百姓，那就没有不听从的了。

12 “边境虽然安定，但是军队不能撤回”，有安定的名分，却没有安定的实际。臣想稍微说一下，那么自以为惭愧，大肆地讲一讲，那么世俗之人会把这作为笑料，请允许臣大致谈一谈。古代遏制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开始不使西域畅通的。现在不能畅通的原因，是因为西夏人成为人为的障碍。朝廷不把灵武放在心上，已经几百年了。议论的人以为是极远的地域、别的国家，竟然不敢靠近，而何况于夺取它呢？然而，臣认为事情的趋势有不能不夺取的必要。不夺取灵武，就无法使西域畅通。西域不畅通，那么契丹的强盛，就没有完结。然而，灵武不能夺取的原因，不是因为几个郡能够与我中原匹敌，而是因为中原自己困住自己而不能攻下。中原自己困住自己而不能攻下灵武的原因，是用不生殖不蕃息的钱财，供养不耕种不作战的军队，安然自得好像巨人有病脚肿，不是不空虚庞大，而是手脚不能因此自己举起来。要除掉这种毛病，那么就不如放弃秦地用来委托给契丹，使秦地的人绝对像战国时代，不等待中原的援助，而中原也像还没开始拥有秦地。有战国的全部好处，而没有战国的祸患，那么西夏就被攻下了。其对国家有利的事没有什么比得上逐渐迁移缘着边境地区的百姓中不能作战和防守的人到空闲的地方去，而在那些地区逐渐召募百姓进行屯田，屯田的士兵逐渐增加，那么从前戍守边疆的士兵就可以因此逐渐减少，假使几年以后，缘着边境地区的百姓全部成为可耕种、作战的人，然后多次出兵来使契丹困苦，要用这种方法来使它厌战而不能支持，就使它屈服而归附我国了。像这样，而北方少数民族才有可能被逐渐遏制，中原才有栖身和立足的地方。不然的话，接济军队都忙不过来，又哪能撤回呢？

13 所说的“利息和应交纳的赋税已经索取，但是不必要的开支更大”，臣私下认为国外有

不能不如此的两个敌人，国内有能如此却不如此的后宫。后宫的花费，不少于一个敌对的国家。金玉锦绣的工匠，每天劳作而不休息，早上作成晚上毁坏，一定要用来互相比赛新奇。主管库藏金帛的官吏，日夜储存那些精金良帛而使它们分别不同，来等待匆忙的命令，其花费难道能计算得完吗？现在不致力于除去这一类人，而要广开求取好处的门路，臣知道获得的不如丧失的。

14 “军队繁多而没有使他们熟练”，臣曾经议论过这事，说：这句话责备将领不值得依赖。然而因为他们不值得依赖的缘故，而让他们拥有众多士兵，不找出并除去那些无用的将领，那么众多士兵恰好是造成失败的原因。

15 “官吏繁多而没有使他们安定”，臣曾经议论过这事，说：这句话责备审查官吏的吏部与主管其事的官员没有办法。审查官吏的吏部，是古时候考核官吏功绩、贬退或提升官吏职位的官署，而只按时间作判断。现在即使没能复古，也可以大致区分那些郡县，不把远近作为差别，而把难易作为等级，定出那些人所能治理的地方的等级，而使它们分别有不同。有才能的人常常治理那些难以治理的郡县，而没有才能的人常常治理那些容易治理的郡县。到他们应当升官的时候，治理难以治理的郡县的常常快速，而治理容易治理的郡县的常常要很久。虽然如此，但是做这种事本来要有待努力。假使审查官吏的吏部，与外边的主管其事的官员，经常相互交往，而做主管其事的官员的人，不只检举有罪的人，考察后推荐有功的人了。一定让他们给他们下属官吏能够治理的地方全部定出等级，用来诏告审查官吏的吏部。审查官吏的吏部经常从朝内给那些差遣、任用的难易定出等级，主管其事的官员从朝外给那些人的优劣定出等级。有才能的人常常被任用，没有才能的常常闲着。那么无专职而备临时使令的官员就可以使他们安定了。

16 “学校接连兴建，礼乐却没有完备”，臣认为学校是礼乐已经兴盛之后用的，不是用来使礼乐兴盛的。现在礼乐粗野而没有完善，那么学校不知道用来进行教化的内容和方法，又用什么来使礼乐兴盛呢？像这样却寻求那些可以树立的习俗，求取那些互相谦让的礼节，打算用来平息诉讼而废弃刑罚，这是退着行走而要求前进。皇上趋向的地方，是臣下奔向的地方，而何况因此就奖赏他们呢？皇上背对着的地方，是臣下离开的地方，而何况因此就处罚他们呢？陛下责备在位的人不致力于教化，而管理百姓的人多被法令条文束缚，臣不知道朝廷进行赏罚的根据是什么，不是有人因为教化获罪而很多人因为法令条文受赏吗？“禁止、防范的事情没到繁多的地步，而百姓不知道避免”，官吏认为是集市中发生的事。分级进职的法令不算宽滥，而官吏不知道惧怕，是因为不管他们能不能干，而只论他们做官时间的久近。被拘囚的人多，发愁叹息的人不少，大凡是因为这些原因。

17 伏着想皇帝的策问有“多年以来，灾异几次出现。六月壬子，在初一这一天日食。久雨超过季节，暖气不来效力。长江、黄河溃堤决口，众多河流河水奔腾溢出。常想那些灾祸，在我看来深刻而切实。灾变不是凭空发生的，是因政事而产生的”。这难道不是陛下讨厌听见众儒生牵强附会的言论，而想听见不造作勉强的解释吗？臣不敢再拿《洪范传》和《五行志》来作为回答，只是用心地推求。日食，这是因为阳气不能履险。什么叫阳气不能履险？臣听说五月二十三和春分月的二十日之间，这是一个日月相遇的时候，日月相遇正当初一就发生日食。日月相遇，是行路人的危险时候。虽然如此，但是有时发生日食有时不发生日食，那么是因为阳气有强弱。现在有两人一起走路而接触到雾气和露水，那个生病的，一定是那个阳气弱的；那个不生病的，一定是那个阳气强的。道路的险要是是一样的，但阳气的强弱不同。所以日食不是太阳到了日食的日子以后才被食，它的欠缺已久了，只是遇险后才显现。陛下不要以为它没有被食是没有灾祸，而它被食后复原是免除灾祸。臣以为没有日食，只是走出险要的地方罢了。久雨大水，是因为阳气化成液体浩瀚而不能收拢。众儒生有人以为是阴盛。请允许臣能用一个道理驳斥他们。阳动而

表现在外，它对于人来说是慢慢地呼气，慢慢地呼出的气温暖而是潮湿的；阴动而表现在内，它对于人来说是吸气入内，吸入的气寒冷而是干燥的。按一个人来推论天地，天地可以认识。所以春夏是它们的一次呼气；秋冬是它们的一次吸气。夏天河流湖泽就充满水，冬天地下泉水就收缩，这是干燥潮湿的证明。所以阳气浩瀚化成液体而不能收拢，那么常常成为久雨大水，犹如人慢慢地呼气而不能吸气入内。现在陛下用至仁来怀柔天下，军队骄傲自满却使给他们的赏赐更丰厚，戎狄凶暴乖戾却使给他们的礼物再增加，原有的东西荡然无存，与天下人一起实行和顺温暖的政治，各种事情懈怠衰败却始终没有威严的刑法来使它们牢固地凝聚起来，也像人慢慢地呼气而不能吸气入内，这是久雨大水发生的原因。天地告诫的意思，阴阳消复的道理，恐怕无法改变这些事情了！

18 而皇帝的策问又有：“君王在修身的五件事上的过失，六气不和而相伤的出现，是刘向所注释、吕不韦所记载的。五行怎样研究才掌握它们的特点？四季如何运行才顺应它们的节令？不是正阳之月，敲鼓救灾，难道合乎经书吗？正当盛夏的时候，给囚犯判决重刑，难道在古代能考察到吗？”这些都是陛下责备敬畏上天恐惧得去寻求事情的来由，却流入迂腐儒生的说法，这些都是愚蠢的臣子我从老师那儿学到而不采用的。五行的相互不和，本来不到六种。六气不和而起破坏和危害作用的说法，起于众儒生想按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开始照帝王统治的准则增益而成为六种。遵守帝王统治的准则的，帝王修身的五件事都做对了。不遵守的，帝王修身的五件事都做错了。六气不和不是用来与帝王修身的五件事并列而另外成为一类的东西。所以有眼睛失明就又有受蒙蔽，有准则就没有幸福，说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等五种幸福都应该有的才有，这也是自己懂得经书的注疏。吕不韦的时令，柳宗元的议论很详备了，以为有可行的，也有不可行的。那些可行的都是天事。那些不可行的都是人事。至于说到崇祭土神和击鼓，本来对救灾并非有好处，只是表示其尊阳的心意罢了。《尚书》上说：“前些时候季秋月的朔日，日月不会合于房，出现日食，乐官进鼓而击，嗇夫奔驰取币以礼敬神明，众人跑着供役。”由此说来，也就何必像《左传》的说法那样在正阳之月以后击鼓救灾呢？在盛夏给囚犯判罪，先儒本来已经论说过，以为是孔子诛杀齐优的月份，这是君子没有怀疑的问题。

19 伏着想皇帝的策问有“国都，是中原各诸侯国的表率，帝王教化的渊源，各种工匠过度奇巧没有禁令，豪强大族行为过分不合法度”，这只在于陛下以身作则了。后宫有粗帛的装饰，那么天下把细绢的装饰当作羞耻。大臣有吃粗粮糙米的节约，那么四方把吃精美的食物看作行为不正。即使没有禁令，又担忧什么呢？

20 伏着想皇帝的策问有“治理应当先治理皇宫，有人说：用什么来治理国都？政事放在揭发奸邪的人上，有人说：不能搅扰诉讼和交易买卖”。这些都是片面的说法，不可以不看清楚。看到一面就立即举出来说，那么天下的说法，就举不胜举了。由学识渊博的人谈论这些事，就会说：“治理皇宫是用来治理国都的方法；不搅扰诉讼和交易买卖是用来进行揭发奸邪工作的方法。”假如不搅扰诉讼和交易买卖，就损害进行揭发奸邪的工作，那么曹参这个人就是逃亡罪人的主人。

21 伏着想皇帝的策问有：“推寻前代，探察施政的事迹、政绩：汉文帝崇尚老子，而天下财货充足；汉武帝采用儒术，而四海空虚，财货耗尽。主张不是有弊病，治理得为什么不同？”臣私下认为这话不对。汉文帝施政获得成功的原因，是略微使用了点儒术。他施政没有完全获得成功的原因，是略微使用了点儒术而没有纯粹使用儒术。而他施政失败的原因，却是采用了老子的方法。为什么说这种话呢？汉文帝得到贾谊的学说，然后对待大臣有礼貌，驾御诸侯有手段，而到了兴礼乐，绑单于时，却说没有空闲。所以说“略微使用了点儒术而没有纯粹使用儒术”。至

于说到采用老子方法的失败，就有了。开始因为见识短浅的仁爱，毁坏夏商周三代残害肉体的刑罚，而把它们换成髡刑和笞刑，髡刑和笞刑不能处罚罪犯的罪行，那么又因此就杀掉他们。采用老子方法的失败，难道不过分严重了吗？至于说到汉武帝，也不能称为使用儒术的国君。广泛引进方术之士，而兴建很多妖祠；大肆兴修宫殿，而愿意在远方建立武功。这些难道是儒生教他的？现在国君只知道顺从他们的名义，而不考察他们的实情。看见汉文帝财货充足，就以为是老子的功劳，看见汉武帝财货耗尽，就以为是儒生的罪过，那么就错了。这是唐明皇沉溺在安乐中、撤去对宫廷的防卫，而造成天宝之乱的原因。

22 伏着想皇帝的策问有“帝王政治的由来，表现在诗歌的思想上：周公的《豳》诗，是讲帝王的基业，而把它系属《国风》；周宣王北伐，是件大事，而把它记载在《小雅》”。臣私下听说《豳》诗是讲后稷、公刘为什么取得帝王的基业很艰难。他们以后经历几代人才到了周文王，周文王的时代，帝王的基业已经大成了，而他的诗是《周南》和《召南》，《周南》和《召南》的诗还收列在《国风》中，而至于《豳》诗，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吗？从前吴公子季札聆听观看周朝的音乐和舞蹈，认为《大雅》抑扬曲折而本体刚健劲直，《小雅》忧愁而没有三心二意，怨恨而不形于语言。抑扬曲折而本体刚健劲直的，宽广而不流荡。忧愁而没有三心二意，怨恨而不形于语言的，狭窄而不急促。由此看来，那么《大雅》、《小雅》不同的原因，是取决于诗歌词句的广狭，而不是取决于诗歌反映事情的大小。

23 伏着想皇帝的策问有：“周朝用冢宰控制国家的开支，唐朝用宰相兼任度支。钱粮，是重大的事情；军队，是多数的人。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向内史询问？韦洪质的言论，说不应当由宰相兼任？”臣以为宰相虽然不亲自处理细小的事情，但是至于钱粮和军队，本来应当控制它的赢虚利害。陈平所说的向内史询问，只是因为宰相不应当管理他们记录财物出纳的簿籍上钱粮和军队有多少的数字罢了。从前唐朝初年，用郎官兼任度支而职位所规定的事因此治理得很好。到战争兴起之后，才建立使用的定额，部下既多，记录财物出纳的簿籍又更加繁杂，一切弊病的根源，从此开始。那以后裴延龄、皇甫铸，都因剥削属下讨好上司，到了迎合世俗来执政的地步。用宰相兼任度支，确实得到了防止邪恶狡诈的人的要领。而韦洪质的言论，只是因为宰相的权力过重吗？所以李德裕认为职位卑下的臣子不应当议论法令，臣常常认为他有宰相的风度了。

24 伏着想皇帝的策问有“金钱货币的制作，轻重的互相权衡；按官职等级赐给臣下仪物和俸禄的差别，虚实的互相调治；水灾旱灾钱粮蓄积的事前准备；边境守卫防御的计谋策略；流通财币的方法有九府的名目；伶人歌唱的乐语有五均的道理”。这六件事，也是当今应当讨论的。从前召穆公说：“百姓担忧钱币轻，那么就多制作重钱来流通。如果忍受不了钱币太重，那么就多制作轻钱来流通。也不废弃重钱。”轻的可以改变而重的不能废弃。不幸有过失，也宁肯在重的方面有过失。这是制作金钱货币的主旨。按官职等级赐给臣下的仪物，是国君独断专行的，从口中说出而没有穷尽。官吏的俸禄，是百姓财力供给的，从府库中支取而有限制。用没有穷尽的调治有限制的，这是虚实的相互调治。水灾旱灾钱粮蓄积的事前准备，就没有什么比得上恢复隋朝和唐朝地方公共储粮备荒的粮仓。边境守卫防御的计谋策略，就没有什么比得上秦朝和汉朝轮番服役的兵卒。周代掌握财物的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这些叫九府，是姜太公建立起来致富的。古时候天子选取诸侯之士，用来作为国家的重臣，那么市场上一种东西不让它有两种价格，士、农、工、商四种百姓常常公平交易，这种管理市场物价的官署叫做五均，献王得到后用来执法的，都是用来使百姓公平交易而使国家富强的。凡是陛下用来策问臣的问题，大致如此。